

王爾德生活

生活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人生最大的苦悶，便是生活的貧乏。對於宇宙萬物，人間行事，缺少正當的理解，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如果都能窺破，我們的思想行爲也何致陷於迷妄誤謬！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中外各地的風土人情，如果都能了解，我們的起居動作，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

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這部叢書的效果，我們可以推知的：

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端賴學術的指導。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便是無意識的生活。但自古迄今，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

，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務使學術就成為我們的生活；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

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現在這部生活叢書，將自然，人物，歷史，地理，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而且編輯的方法，以興味為中心，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

以上所述，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

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現在方得陸續印行，與世相見。當此叢書刊行之始，謹將叢書旨趣刊布，深望鴻儒碩彦不吝賜教，是幸！

一九二九，五，廿六

目 次

緒言……

一 杜白林的客廳……

一

二 求學時代……

九

三 倫敦生活……

一三

四 一八八一年出版的王爾德詩集……

一八

五 美國巡迴演講……

二二

六 巴黎暫居……

二六

七 結婚前後……

三〇

八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

三四

九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的價值……

三八

十 王爾德描寫之道靈格雷的官能的生活	四三
十一 莎樂美	四七
十二 莎樂美的大意及其根據	五〇
十三 王爾德描寫的莎樂美	五五
十四 王爾德的藝術論	五八
十五 全盛時代	六四
十六 沒落的起因	六八
十七 入獄	七一
十八 獄中生活	七六
十九 獄中記	八二
二十 出獄後的諸作品	八七
二十一 出獄迄逝世	九二

二十二 王爾德死後待解之一謎 九八

二十三 王爾德的生涯及其著作的年表 一〇四

二十四 參考書目 一〇八

緒言

「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s sake)的潮流的反抗者，「唯美主義運動」(The Aesthetic movement)的急先鋒，英國奧斯卡王爾德的生活，確是值得我們愛好文藝者注意的。因為他的耽美是純一的，所以他對於宗教的、道德的、現實的各方面，都犧牲一切，不顧一切，赤裸裸地大膽地單就美的方面盡力發揮，這就是一般道學家所觀察爲病的，不健全的，不道德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真正偉大的地方。

上下古今，橫觀歐美，累世不乏所謂耽美家(Aesthetes)——唯美主義者——的人們，可是我們公平地評論起來，總覺較之王爾德稍遜一籌。這不是我們因

了自己的愛好，而對王爾德加以以特殊的推崇，却因他有他使人景慕的地方。

古時羅馬有彼得洛紐斯（Petronius）；近代德意志有哥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法蘭西有蒲特婁（Charles Baudelaire）；北美合衆國有亞倫坡（Edgar Allan Poe）。那許多人，細閱他們的作品，除了「美」（Beauty）以外，還含有宗教、道德、哲學等複雜多樣的傾向，要在他們裏頭，求一個始終一貫純然力行「藝術至上主義」（Aestheticism）的人，是不可能的。然而王爾德却是一個唯一的「美」的實行者，所以我們能大胆說他是一個唯美主義者的最好的代表人物（best representative）。

他的天賦的素質，是耽美的（Aesthetic），而且他能自覺到他的長處，深深地感到他自己的唯一的使命，在於發揮藝術至上主義，其努力要在現實的生活裏比較在藝術裏更加要如實地表現美（Beauty）。他相信人生是由藝術而發展的，而且相信人生必須由藝術而美化而改善的。在他的目光中看來，人們平凡

俗惡的日常生活的姿態，爲「藝術模倣」和「美的模倣」的失敗的結果。而藝術的目的却在於美的實現，因之給人生以理想者，厥惟藝術。美的創造，既爲藝術的目的，所以藝術所表現的美，決不能類似的，而且這種美，須得爲個性的特殊的美，和新奇的羅曼的美。「自我」不斷地發展，個性的美的澈底的表現，這樣地才能把生活來藝術化。總結一句話，他的美學的主眼，是把美來發揮於實生活的。這就是他的耽美的態度。我們看到他出了婁登監獄（Reading Gaol）渡法的時候，他向他的摯友安特婁基特（André Gide）說：「你要知道我的人生的大劇嗎？我把我的『全般』的天才放到我的人生中間去；我『祇』把我的才能放到我的藝術裏去罷了。」（Would you like to know the great drama of my life? It is that I have put all my genius into my life; I have put only my talent into my art.）就知道上面所述的話，確是很對的。所以我們要談到王爾德的生活，萬不能忘掉他是一位極澈底的純一力行的耽美家。他在他的全生涯裏

，努力貫澈他的藝術至上主義，換一句話說，他的個性，完全是唯美主義的表現。

藝術家的作品裏，決不能否定有作家的個性的表現。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切的作品裏，多少有作家的人格表現和反映。「藝術是透視氣質的自然的一片」。
(Art is a bit of nature seen through a temperament.) 那句名言，確是把這個意義發揮得很透澈的。基於這個原因，近代的批評作家的第一方法，是把作品和作家的個性互相印證了批評的。這是對於一般作家，假使要研究他們的作品，都應當如是的。那麼我們對於「以全般的天才放到他的人生中間去」的王爾德的研究，尤其須得把他的實生活了解才行。亞叟冷松(Arthur Ransome)雖是這樣的觀察了而說：「王爾德的生活的大部分和他的作品密接得不能分開的」。(Much of the life of Wilde is so bound up with his work as to be incapable of separate treatment.) 我却要更進一步說：我們假使了解了王爾德的全生活，自然地能

了解他一切的作品，因為他的生活大部分和他的作品有密接得不能分開的關係。可是如其祇讀了他的作品，我敢說未必能懂得他的全生活，也因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大部分——不是全部——有密切得不能分開的關係。這就是他稍微與別的作家特異的地方。他不主張藝術來模擬人生，却主張人生去模擬藝術的。換句話說，他用他的全般的天才來美化他的人生；他企求藝術在他實人生裏表現出來。他認定對於美的發揮，在人生裏較之著述上更為重要，因為作品在他的目光中看來，不過單用他的才能創造出來的人生的副產物罷了。這樣的一位人物，要是我們單把他的作品來估計價值，那能把他的真價值評定呢？所以我們要理解王爾德，除研究他的著述外，尤其不能漠視他的生活。

— 杜白林的客廳 —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Fingall O'Flahertie Wills Wilde) 的澈底愛美傾向——矯

激的藝術觀和奇特的人生觀——也許就是造成他後來使人們詫驚道奇的數奇的生涯的基因。他這種傾向，自然不能否定他在牛津大學裏的時候，聽了文藝大家拉斯金（John Ruskin 一八一九—一九〇〇）和丕脫（Walter Pater 一八三九—一八九四）的講演，啓迪了他固有的愛美的傾向（*esthetic tendency*）而生若干影響。然而我們要是細細地考察他的家庭一下，不能不說他的左右他一生運命的個性與愛好的一顆小小種子，老早在他的家庭裏給兩個努力的農夫——他的父母——搬在他小小的心靈之田內了。

他的家庭，在愛爾蘭的首都杜白林（Dublin）那裏，也可算得是一個素封之家。他的父親，名喚威廉王爾德（William Wilde 一八一五—一八七六）。他雖是一個著名的眼科耳科的專門醫生，然而他對於文學和考古學頗有相當研究的。他在社會上頗負聲譽，認識他的人頗多，所以冷松（Arthur Ransome）說：「他——王爾德——的學友毋須去問王爾德誰是他的父親，」由此可以推知威廉

王爾德在社會上的地位了。他在一八六四年，就是奥斯卡·王尔德（Portora Royal School）的那年，他又榮膺了 Knight 的爵位而稱爵士了。講到他的素質——值得注意的素質——呢，有人說，含有「理智」與「獸慾主義」的特異的混合成分。不錯，他是一個極富於理智的人；又是一個享樂的而性喜獵艷的人。這種特異的混合成分的素質，明明白地遺傳給他的次男奥斯卡·王尔德了。他的愛妻，——奥斯卡的慈母——名喚傑恩法蘭綏斯卡愛爾基（Jane Francesca Elgee 一八二六—一八九六）。她是系出名門，深受相當教育。她的母族裏頗多著名人士，那位著述那篇 “Melmoth the Wanderer”，愛爾蘭的著名小說家洛勃脫馬安林（Reverend Charles Robert Maturin 一七八二—一八二四）就是她的曾祖父。家學淵源，愛爾基亦酷嗜文藝，對於法語德語，固屬擅長，即希臘語拉丁語，亦無不通曉，實為當時女界之傑出人才。健筆能文，二十三歲時，即常以署名“Speranza”的雅號的詩文，供給當時杜白林的週刊雜誌上

的稿子。她又富於政治思想，對於當時高唱的愛爾蘭獨立運動，極抱同情。所以她時常歌詠獨立運動，時常撰述關於此類的煽動論文及書翰在刊物上發表。

她的文章中最爲著名而最爲讀者爭相傳誦的，就是那篇國家主義者宣言。當時文名籍籍，頗令一般讀者傾倒。她和威廉王爾德正是一對嘉耦，他們倆在一八五一年結了婚，過度他們圓滿的家庭生活。她不獨是一個長於文藝的人，而且她又擅於交際的，所以他們的家庭裏有很多名流出入其間，座客常滿。因此當時有人送他們家庭的雅號，喚做杜白林的客廳(*The Salon of The Capital*)。

奧斯卡王爾德一面承受着他父親的理智和追求快樂的官能的性質；一面對於他母親愛爾基的遺產——社交的傾向；羅曼的空想的特性，「傳說的歷史上的古英雄和女丈夫的行動」的愛好；平凡瑣屑的厭惡，——也一絲不遺地享受。

有着這樣的遺傳的血脉，出世後又在杜白林的客廳裏飽聆了不少名言諺論。雖則表面上看來他幼年時代並沒有什麼值得我們注意的逸聞，然而誰都能測知他

所受的這種杜白林的客廳裏的早年教育，對於他一生的命運上影響不少。

奧斯卡王爾德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哥哥喚做威廉 (William)，後來成爲一個雜誌的記者。妹妹叫做伊索拉 (Isola) 早夭，他曾賦“*Requiescat*”一詩來記念她的。他是威廉王爾德和愛爾基的次男，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誕生的。因爲他已是次男了，在誕生的前頭，據說他的母親盼望產出的是女兒。他在幼年時代又未稍露頭角，所以他的母親時常以爲他不及他的哥哥威廉那麼 brilliant。誰知他的這種沉默正似一顆剛發的嫩芽，儘量吸收滋養食品，尚未到吐露鮮美嬌麗的花朵的時期哩。

二 求學時代

一八六四年奧斯卡王爾德滿九歲的時候，他父母便把他送到愛尼斯基倫 (Emskillen) 的漢都拉皇家學校裏去讀書。入校以後，他在那裏也得益不少。他的

品行極為師長所稱道，他的學業成績也非常優異。不過他缺乏數學的頭腦，見了數字就覺異常生厭，單是對算術的一科，成績却甚形拙劣。他的吸收智識的能力，超越儕輩，所以他在這個校內所讀的書，分量極多。這時候的王爾德，不喜多言，愛離羣獨居，在書本上求樂趣，至於同學們的遊戲，他例不參加，所以他在同學間並不十分博得衆望的。一八七一年獲得獎學金而入杜白林的脫律尼底專門學校 (Trinity College)。他到這裏以後，讀書較前更加勤奮，他的成績不消說得是優異極了。一八七三年他又獲得皇后獎學金 (Queen's Scholarship)，翌年，又以希臘語優秀而得巴克萊金質獎章 (Berkeley Gold Medal)，當年學行優等卒業於脫律尼底學校。卒業了，他立即入牛津大學的慕達林學院 (Magdalen College)，繼續研究到一八七八年得學士位。

王爾德在求學期間，以讀書異常努力的緣故，對於他的智識上學術上都得益非淺。而其中尤以在牛津大學時代所感受到的影響最多，便是他自己也承認這

個事實的。所以他在他晚年所著的獄中記(*De Profundis*)裏有這兩句話，他說：「在我一生涯裏的二大迴轉期，爲我的父親送我入牛津大學的時候和社會送我到牢獄裏去的時候，」這可以看到他自己對於這個可珍貴的時期何等重視啊。

他受着他父母的遺傳，性嗜文藝，那是毫不足怪的。自幼同他的哥哥常隨父母，訪古墟，吊遺跡，四處蒐集遺聞逸事，這種旅行，引起了他愛神話和愛軼聞的興味；同時他的愛美的根苗，也在這個時候已隱隱地培植起來了。等到一入牛津大學，受着當時高唱入雲的唯美主義運動的激刺，他所含蓄未露鋒鏃之耽美傾向，自此竟油然勃發而不可阻遏了。

拉斯金的美術論的演講，闡發了王爾德固有的愛美思想，這是不可掩之事實。不脫的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 一書，據他自己在獄中記裏說牛津大學第一學期時所讀的這本書，在他的生涯上也會給以不可思議的影響。他的藝術的天稟，再加他所受這許多環境上的薰陶，他的左袒唯美主義運動，自然爲當